

劉氏遺著

劉禧延
撰

中華書局

劉氏遺箸敘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善畫。喜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韻之學。桂林龍翰臣方伯。著古韻通說一書。其門下士興縣薛覲唐中丞。備兵蘇松時。謀刻之。而屬校於明經。龍氏之書。原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諸家之論。而折其衷。自謂集古韻之學之大成。而明經指其疏舛。別爲札記一卷。附後。中丞以眎臨川李小湖廷尉。廷尉讀札記。獨歎爲絕倫。則明經之韻學可知也。先是予屢勸明經著書。明經執前人著書忌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旅物上海。惜哉。身後搜諸其家。得中州切音譜贅論一冊。爲度曲家正譌。予不嫻詞曲。姑置之。別得袁軒瑄綴若干條。及他有關韻家之文。刻爲劉氏碎金十年矣。長洲潘麀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博士族弟伯寅尙書。奉諱旋里。方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箸。付諸梓人。問序於予。予謂文人窮而在下。無所事。則思箸書。以垂後世。而身歿未幾。飽於蠹腹。墮於續篋者比比也。卽不然得一二後死校而刊之。而一卷兩卷之書。勢亦不能行遠。必合數十人之著作。都爲一大部。則傳世較易。此叢書之刻。所以有功於闡幽尤大也。雖九京不作。而長逝者魂魄。當有感而隕涕者矣。森隱老人雷浚。時在癸未十月。年七十。

劉氏遺箸

清 吳縣 劉禔延撰

古人聲音文字，相因而生，後代流變，漸有歧異。執今音以徵古訓，猶之拘隸變而論篆籀，其不合者多矣。因其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叶，又或專據古人韻緩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曷何取用韻，循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鳴厥旨，後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攷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略而弗言，以曲全己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爲一家之說，於古人未必盡合也。且論古音者多言音轉，或概以雙聲例之。然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異。

說文：東，動也。錢宮詹謂古人讀動如董。周禮注：震動。

作振董，東動同聲爲訓，又毒厚也。段大令謂毒與竺篇同音通用。書：微子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漢書：張敖傳，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古今人表：簡狄作簡邊。師古曰：邊吐歷反，是古人通讀定母作端母音。伏與偏通，此錢氏所謂輕唇音古韻重唇也。攷工記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偏。書於鑿時雍，後漢孔宙碑作於下，方讀作旁，如方鳩。說文作旁逯，方鳩，新序作旁施是。非母讀邦母，又與並母通。說文：荆齊斷也。士喪禮：馬不齊髦注：齊，翦也。齊翦同聲爲訓。周禮注：不踐其類，踐音翦。禮記：弗身踐也。踐讀爲翦。論語：無所取材。鄭云：一說材讀曰裁。漢書：兒寬傳：統攝羣元。臣瓚曰：攝當作輯。師古曰：輯，攝與。三字並同。虞書：棖五端是也。劉風：斃傳又發輯。漢士元后傳：輯濯。註：歌皆以輯濯爲棖濯，是古人通讀從母如精母音。說文曰：回也，象形。兼聲訓：韓非子自營曰：人亦作自環。營謂

同繞之也。又劉向傳贊或耳目。毛詩騷樂我員。韓詩員作魂。說文云讀若混。云云或作渾。渾是古人。夫不辨本音之轉。懸揣而言。匣喻二母無別。漢書賈誼傳大誦大何。師古曰。何。問也。蓋卽詞問之詞。是匣母又或作曉母讀也。

雙聲固無足據。若泥等韻字母所分別。以定古人音轉。又必有扞格不相入者。桂林龍翰臣方伯纂古韻通說。蒼萃諸家。衷於一是。義例精詳。嚴其所以分。而終表其所以合。不爲傳會。亦不涉拘墟。自謂古韻之學之大成。非過論也。廉訪薛覲唐先生。爲方伯門下士。謬聞解延粗攷聲音之學。妄以讎校。妄憑臆見。隨筆條綴。閒有辨疑。聊相參證。去其繁瑣者。通存若干條。別爲札記。附錄卷末。自知疏謬正多。尙期博雅君子教正之。咸豐九年秋八月。古韻通說跋。

垂詢聲韻之學。僕一知半解。未必有當於大雅。輒就所見言之。舊韻分析爲部二百有六。自有條理。後來併省乃多未妥。至通韻之說。竊以爲用者。每每岐誤。曾見國初人陽唐韻中。有用城字作長字音者。不知城字不可入陽唐。非如明行京橫庚之古音。若茫行姜黃岡也。此類尙多。姑舉數字論之。見顧亭林先生詩。陽韻通古。則

無一誤。故僕以爲不明古音。不得輕用。非謂古詩不可用通韻也。雨露係通部疊韻。非雙聲。雙聲皆同母。亂離消息之類是也。蕪沒則類隔雙聲。蕪方言讀如模。與沒如一母。不律之爲筆。葵藜之爲茨。不與筆雙聲。律與筆疊韻。葵與茨雙聲。藜與茨疊韻。衡衡爲衡亦然。衡卽巷字。古音巷。如國俗音誤衡爲弄矣。反切者。上字取雙聲。下字取疊

韻兩字切而成音。如上所云可推也。方隅之見。敢質高明。或不以爲大謬歟。答袁春巢書
一字數音。如善善惡惡之類。當由魏晉以來。經師訓詁。就文生義。定以音讀。使學者識別。因以疏明文義耳。其後展轉相承。類例繁多。古人制爲文字。初不如此瑣屑。然必重加詆訛。以爲過拘。彼疏陋者。又便於自匿矣。以下表軒瑣。

入聲分配。論古音者一說。論今音者又一說。就古音言。經典轉讀及文字偏旁。灼然可據。就今音言。本音捷轉確。如入聲。試令急讀。鍾必成燭音。急讀江必成覺音。卽廣韻分部。首字音相貫者十之六。亦其明驗。大抵時代轉移。聲音必多變異。古人所讀本字。旣異今人。其通轉之音。亦必不合。執今讀本音。使人聲之通轉。如古所讀入聲。反不如本讀入聲之徑便。亦勢使然也。

漢書律歷志。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按泰亦訓通。棣音替。轉讀卽爲泰。棣通泰通一也。

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搖。臾聲之轉。英布傳。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讀曰遙。趙充國傳。兵難險度。鄭氏曰。險。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險讀曰遙。陳湯傳。蹠集都賴。如淳曰。蹠。遠也。遠集都。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蹠讀曰遙。

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

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呬音五侯反。伊優亞狝呬牙竝雙聲。伊狝優呬亞牙竝疊韻。齟古音如菹。亞古音如汚。牙古音如吾。塗常讀如徒。顏注从今音讀耳。敍傳孟孟晉以迨羣兮。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孟勉聲之轉。

後漢書馬援傳。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都荅聲之轉。蓋方言之別。

方術傳。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注取遺。謂信不信也。按取遺猶言棄取去取耳。遺棄去皆聲之轉。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茲之謂年。猶言載也。載茲聲之轉。

水經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龜茲一音邱慈。邱慈屈茨聲之轉。

玉篇。伴蒲滿切。侶也。又蒲旦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按毛詩伴換作畔援。鄭箋畔援猶跋扈也。

陸德明釋文。援鄭音胡喚反。是鄭讀援如換。伴換跋扈聲之轉。

樂曲有昔昔鹽。阿鵲鹽。滿座鹽。歸國鹽。刮骨鹽。等名。蓋行引音訛爲鹽耳。說見容齋隨筆。今詞調有歸國

謠。謠或作遙。亦鹽聲之轉。刮骨與歸國聲近。始一名訛別爲二也。

老學菴筆記。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謔。蓋語急則以平聲呼之耳。白傅詩。紅闌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宮詞。三

十六所春宮館。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又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

不相離是也。老杜恰是春風相欺得。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又白詩四十著緋軍司馬。及一爲州司馬。此音司字作入聲讀。按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十亦作平聲。今北人讀作繩知切。唐人詩中異讀字。如樂天坐依桃葉

妓。依自注烏皆反。人道最天斜。天自注伊邪反。歸來無淚可霑巾。可自注可紇反。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

可汗頻奏論。上可字自注胡賈反。下可字自注音克。可汗讀如克韓。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自注平聲。廣韻下平四十清。請疾盈切。受也。

雪擺胡騰衫。胡自注音鶴。金屑琵琶槽。燕姬酌蒲桃。況對東谿野。枇杷琵琶皆作入聲。今吳語蒲桃。杷亦作入聲。李

長吉詩上琵琶弦。琵琶亦作入聲。聲急則平。如入聲緩則入。如平。陸乃云語急則以平聲呼之。何邪。

潛邱劉記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縞叶。斯干詩儀與議

羅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以上皆劉記語。閻氏不講音學。故猶爲此說。皮古音如婆。爲古音近。譌議讀

如俄。縞離羅皆讀如羅。儀作牛何反正合。且閻氏讀儀爲延知切。猶沿土音。儀讀如移之譌。而儀之正音

并不之知也。其與戴唐器書論字音。謂聲音臉尤混。

右劉氏碎金十九則。

劉氏遺著

中州切音譜贅論

切音之學。讀書者每每不知。或淺視而譏株守。或畏難而歎望洋。以至習見之字。啓口多譌。其粗涉訓詁。侈談古音者。甚或以爲瑣屑。而微茫之辨。終屬渾淪。審音識字。度曲家無足比數矣。而猶知掇拾其緒餘。未始非迷津一筏也。庚子辛丑歲。知交中有講求音律。因以中州韻相質者。往復辨析。於出音收音之法。不厭其詳。論列既多。略具原委。乃哀次爲是編。名曰中州切音譜。

等韻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

呼疑如喻。如喻作審。昂作杭清音。宜作移。

危作爲。魚作余。吾作胡清音。默作孩清音。銀作寅。願作云。斤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列作丸。言作焉。元作袁。敷作豪清音。與作遙。鵠作河清音。牙作霞清音。迎作盈。藕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嚴作咸清音。嚴作炎之類。一本鴈音。一本喉音。中州音通而爲一。然吳音亦開。脣音之奉微。喉音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吳人土有沿之者。

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

呼微如喻。如忘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運清音。萬作患清音。

物作活清音。讓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迷。無作機。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末。讓作陌清切之類。呼日如疑。如疑作疑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作疑搖切。任作吟。染作鑑。日作道。入作炭。肉作玉。藕作康。熟作樂之類。

是編先從

中州音作切疑母字本音註明於下。

吳人土音日母實作泥母呼。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無分別耳。按韻書日母字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積音聲而轉音濁。氣音穢而轉音娘。影音而

而轉音耐。接音義而轉音農。來切。龍音儒而轉音氣。侯切。慎音饒而轉音燮。去聲。又換去聲。機音饒而轉音開。內音穢而轉音扭。拊音聲而轉音南。明音肉而轉音粗。粗音日而轉音呢。茶音熱而轉音爲。涅爲補。又爾轉音別作你。乳轉音別作爛。甘音入而俗轉音讓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舉。然則如吳音之讀日母作泥母者。蓋皆已然矣。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韻。刪併字母。凡全濁音一概省去。併單於溪。雙定於透。併虛於母。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心併牀。群於寧。書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粗於土音。不可爲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壑難通矣。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至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卽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爲阿。阿呼

下土音推字。今合口則爲哇。合口俗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此母也。蓋聲之初起。虛則爲影喻二母音。影細而北人有此音。稱滿口。

喻稍洪。由虛而實。爲見母端母音稍縱。爲曉匣溪羣邊定諸母音。漸而推之。則音淺廣矣。人聲發於喉。由喉而舌而齒而齒至通於唇。則其聲盡矣。而餘聲通入喉中。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音及古韵

發明等書。皆以此爲先聲也。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聲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卽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爲崑腔之北音。而非真北音。開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爲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吳越。南之吳越。雖非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卽就

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韻已影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實則上聲極難聽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傳聲。論之最詳。

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并入聲之本音。猶然未分界限也。即以方音論。不但北人如此。近而金陵京口等處。呼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後人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

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卽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濁音。呼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音。又似近平陽去。故中

原音韻於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卽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國初錢唐毛稚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爲韻禍。夫名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

陽也。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爲音之餘閑。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爲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

遂率臆輕爲此說。此真支離矯強。爲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母字。而四呼不分。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

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

音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

此法最爲徑捷。但其切

音好用僻字。檢閱爲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囉珠。以中州全韻爲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各爲一色。及兩色相攪。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卽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弗威切。肥讀佛韋切。皮讀如裴。唇音混入喉音微讀如爲。唇音混入喉音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樗讀觸烏切。除讀逐

乎切。音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爲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是編不更立

部目。以存舊本之真。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爲兩盡云。

唐人製曲，用韻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韻從寬，支思齊微同用，寒刪桓歡先天同用，家麻車遮同用，監咸廉纖同用，似從詞韻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韻專爲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拘隘。然今南曲所讀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韻無甚判別，獨用韻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韻合者分之，齊微分之固從

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

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舊。

而非其舊。其用韻之寬，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爲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中原音韻部目，一東鍾至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下字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鍾支思先天，或概從陽聲。齊微魚，或陰陽倒置。寒山桓，或概從陽聲。模尤侯，或陰陽倒置。歌戈車遮庚青，或概從陽聲。寒山桓，或陰陽倒置。歌戈車遮庚青，或概從陽聲。後人書其不能一律，不

知德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真文寒先蕭豪歌麻庚青尤侵咸，明見通行韻書，固不必論。卽如鍾模皆桓，禮部韻略，通韻家諱，改桓爲歡。山戈侯，廣韻中本有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蕤軒詞韻

此書鄭身實曲韻也。亦分十九部，如東鍾邦陽，其目大間小異，不分配陰陽，未爲不善。卽分配陰陽，亦不得爲盡善。此

雖無與韻書之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 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入鼻中爲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爲正鼻音前明沈明微收音缺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

沈苑實止見東冬魚虞今韻各分二部遂臆定東冬等爲二音殊不知廣韻支脂之佳皆刪山先仙蕭宵庚耕清青覃談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類音列東冬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韻即

正韻及韻學集成東冬音亦併爲一且他韻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殊非例苑實論今韻部分輒云未詳其義是其於聲韻之流變本末之究也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韻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呼故此亦仍俗言之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舊亦

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呼故此亦仍俗言之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真文牙分爲二

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皆諸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閒閑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肴則齊齒交肴舊音本開口呼庚青之亨恆則開口興行則齊齒尤候之鈎婁則開口鳩留則齊齒監咸之甘含則開口監咸則

齊齒呼之亦微有異。亦將在所更析乎。慎甚矣。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杭切之類。明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韻亦且混此土音。而并雜入他韻。吾吳土音。呼此韻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闐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韻如此類者正多

問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徽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俗多誤讀風如分。

昆如坤

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稜。多近真文庚青韻。凡諸韻中兼論土音。亦偶卽所知證之。而實未能概及也。

支思 此韻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等母正齒音。精清等母齒頭音。

照穿等母正齒音。精清等母齒頭音。

卮如資。差如雌。師如司。匙如詞。他韻齒音字亦多類此。

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爲識別。使其不混土音。是但以此爲齒音之詩。資雌思時慈詞兒之爲齒音。兒屬日母。半齒音。今人多讀近舌音。吳下土音又讀如倪。猶多疑似也。嘉湖一帶。齒頭音大半作正齒音。呼之一似齶音。喉音。如齶似基。妻

似欺。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千似牽。前似乾。鮮似軒。涎似賢。

涎今混作殘音。此據正音言。

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